經國雄略

十三

賦徭攷經國雄略卷之一

清潭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仝鑒定

武榮　鄭鴻逵羽公

潭陽　余元熹延稡　參閱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賦徭攷

愚聞之班固申犬牙之制疆塲綺分應璩論馬齒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之規。井田鱗次。戶標九等。俱陳萬國之圖。人有
偷。金掛三年之籍。登容丁口脫漏。因于租調破除
有等朋奸。財堪使鬼。子孫咸能奉雉。顧潛逸于單
丁。阡陌漸已成鱗。胡岡遵于令甲。編戶自增。愧南
陽之美俗。減年從沒。漸椒邑之淳風。若而人也。既
悖夫地官之規。宜明以司寇之法。是賦徭之所當
商確者此也。

賦徭

昔宣聖不咎季孫之問田賦。漢高魯窺蕭何
之始未央。萬世之計。皆慮之於微而究之。春
秋所書宣公之稅畝。成公之丘甲。哀公之田
賦。惡其大變古。而亟思復者。惟在周公之典
則。今日之所謂周公之典者何爲乎。郊祀之
戶籍薦天。大誥之峻誅賊吏。亦其意也。
唐之租庸調。租出於田。調出於家。庸出於身。今不煩
而易一。然兵興以後。籍亾而征重。其勢不得不從於
地斷。此楊炎之改租庸調。而兩稅與張說之改府兵
爲彍騎。未可同日而論也。
宋復之害里正。衙前爲甚。韓琦知幷州時。請以產力

差次而韓絳蔡襄與三司參定五則使民休息蓋議後之始也後王安石行免役之法司馬光條其五害元祐之初光議復差而蘇軾蘇轍李常范百祿諸人復言其未便得失之際又誰爲理之

然考其廢興兩稅之難行也不敗於夏秋之雨役而敗於後之借錢增稅免役之難行也不敗於官之雇募民之輸銀而敗於廣敷錢增科率以是知立法非難而行法爲難百世以前猶之今日也

國朝徵輸之法始於歐陽鐸條鞭之法行於劉光漢當時議條鞭之善者以爲均丁糧消胥濫息賠累簡名目寢覬覦屈市猾平貧富清册籍一舉而官民積重之弊皆反天下孰有愉快於斯者乎而行之十餘年羣弊蝟起差銀之輸官者輕用而易費貪吏之逮輸者恣睢而掊勒坊里之祗應僅易十二攤稱八班改值月日值日而誅求如異時則長雇却慮何道之出可以斷而後行主於一定百利乎

玉簡館時務選 最

三代賦役之法。莫善於周賦。則有穀粟之賦。出于井田。以祿諸臣。有兵車之賦。出于丘乘。以供軍旅。邦國之貢。則以待吊用。九職之貢。則以克府庫。是以九賦之目。嘗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儐賄之入。則太府受之。司會合而會之。而賦斂之目。又掌于道揆之大臣。則名色寧至于巧立費用。寧至于無藝也乎。役則有伍兩軍師之法。爲兵役。有師田追胥之法。爲徒役。有府史胥徒之法。爲胥役。有比閭族黨之法。爲鄉役。然司徒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族師鞏民之多寡。以起役。卿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平役。而貴賢以下。及新甿凶札。則又皆舍役。事力寧有不相稱。征徭寧有不適均者乎。嗚呼。民生斯時亦幸矣。說者謂三代而上。戶口盛于東南是已。後湖志

田賦

愚謂井田所以養民也封建所以司養民之事也而任土作貢率作典事則賦役於此乎始其法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如所稱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而登之以至萬井爲同斯卿大夫之采地也又十之則大國之提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大折之直與百夫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法通上下而命之曰徹云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

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穫禾秉
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 國語

夏以貢殷以助周人則兼之小司徒之所均者殷人
之助也載師之所任者夏氏之貢也自晉惠賂城於
秦伯而秦始司其征周人與田于范氏而范始收其
稅宣公稅畝以足用靈公厚斂以雕墻季孫欲作田
賦而仲尼止之子產既作丘賦而國人誇之誠以厚
斂之重爲民病也

秦雖載更爲稅法收太半之賦三分而稅二民力爲
矣

漢興約法省禁令民十五而稅一文帝始行賜租之
令其後盡除而不取景帝行半租之令其後三十而
稅一其制蓋甚輕也然考其田賦之外今民自三歲
出錢二十至十四而止爲口賦十五歲出錢百二十
至五十六而止爲算賦蓋已重于正賦矣況武帝之
後增口爲二十三而更賦代錢月二千其民安得不

困哉雖昭帝之令得以菽粟當賦光武之詔復以屯田賜租而制終不古矣

唐曰口分世業爲租庸調之法代宗以畝定稅而斂宋興捐劉鋹無名之賦罷孟昶催稅之法革錢氏之橫征除馬氏之暴斂每二十而稅一其制亦云輕矣然江南沿征之制江西外增一斗之制歷四世而始除沿至神宗王安石爲新法而均輸方田諸賦益起而輸大農理宗之世賈似道爲公田而江浙細民貧官租而愁怨法亦安得爲盡善哉

文侯反裘之喻尹鐸蘭絲之言知重其本者也錢薇省飲宴之費仲舒減燕樂之用知愛其民者也寧爲倪寬之負租殿課不爲嚴武之峻斂民窮儉穗不可以供賦鬻菁何獨以輸租故權德輿曰兩蠲租白居易因旱免賦知恤民者也趙奢殺平原之家人韋渙繫帝

易之墅吏，征稅不畏強禦者當如此，廬坦詣府請寬十日限，趙槩敕縣不得輒催科，征稅不失撫字者當如此矣。事蹟考

陸宣公論兩稅法曰：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者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于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困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債，數寡而入厚庸儁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貲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奸，厭之避役也。經制文略

馬端臨曰：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不可復輕，遂爲民者唐之中葉是也，楊炎立兩稅之法，此弊可革，當時陸贄雖非之，然土田萬世不變，丁口有時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

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土田起科、未可全非也、
今朝因之、夏有麥稅、秋有米糧、然而率有額、非若唐
之後重、則增也、隨田寬狹、取稅多寡、非若唐之以二
年之科、率最多者爲額也、徵輸責州縣、非若唐人別
設兩稅、使以摠之也、文獻通考
三代以上、法莫備於周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
變、而今世使用者、固商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
備于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用

者、又楊炎之兩稅也、何也、周以前田在官而泰以後
田在民、以官之田予民易、以民之田予民難、此阡陌
所以不可變也、民有田則土著、無田則流轉、既去又
反客爲主、則擾斷流爲土、則便此兩稅所以又不可
變也、
太祖龍興、民間洞悉民隱、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以
版籍定天下之丁甲、爲田者二曰官、曰民、爲賦者二、
夏曰稅、秋曰糧、爲役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

有銀與力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顧之意此

國朝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焉有册焉圖所重在田則田爲經人爲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瞜瘠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爲轉移者也册所重在戶則人爲經田爲緯田各歸其戶一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故皆具遇賦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册之便則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郎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寖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册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洒詭寄之奸百出矣

財賦莫重於江南則弊亦莫甚於江南廟堂之所釐正亦矣惡於江南于時有若韓雍之在江右周忱之

賦得殊朝爲編戶徵役何辭夕爲焦點鼂除猶後方其優復則聚十爲百聚百爲千斃在合少以成多迨其鼂則散千爲百散百爲十斃又在分多以就少況乎富商巨賈挾輕貲而遠逝萍梗孰窮其踪猾吏奸胥因重賄而舞文首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蓐民愈肆官苦民僞之不可窮而民亦苦官法之莫爲典要也。

皇明館課

賦得殊朝爲編戶徵役何辭夕爲焦點鼂除猶後方其優復則聚十爲百聚百爲千斃在合少以成多迨其鼂則散千爲百散百爲十斃又在分多以就少況乎富商巨賈挾輕貲而遠逝萍梗孰窮其踪猾吏奸胥因重賄而舞文首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蓐民愈肆官苦民僞之不可窮而民亦苦官法之莫爲典要也。

皇明館課

賦得殊朝爲編戶徵役何辭夕爲焦點鼂除猶後方其優復則聚十爲百聚百爲千斃在合少以成多迨其鼂則散千爲百散百爲十斃又在分多以就少況乎富商巨賈挾輕貲而遠逝萍梗孰窮其踪猾吏奸胥因重賄而舞文首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蓐民愈肆官苦民僞之不可窮而民亦苦官法之莫爲典要也。

皇明館課

聖祖深知稼穡艱難嘗諭劉基王禕曰欲舒民力在
均節用制其常賦
太宗嘗諭郁新曰賦入有經制任人長民當察其難
易而順其情
仁宗嘗諭戶部官曰古者納穫納銍皆量地之遠近
宜減省弗困民力嘗謂太僕官曰農民終歲勤動又
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我
祖宗厚民之意類皆如此事蹟考

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凡有
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
以植桑者本農而蠶事以夏始登故也秋糧有本色
有折色其稱米以穀至秋始成而折色以米直爲斷
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如期
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凡
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爲共初定天下之土田有二
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

官田者隸入官田皆謂官田蓋倣近世公田官田准
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
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銀二錢五分寬之民所自
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
蓋倣昔日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
地宜爲差 皇明田制攷

得筏

愚按國家立徭役之法凡以爲民也法之所
立也必不能以不弊而民情又率不樂欠厘
于法是故爲國者宜酌其時通其勢詢細民
之病苦而善變之是明哲之遠畧非拘攣者
之所可與議也明乎此意而
差役免役利害可兩言決矣

均人

掌均地政凡均力七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
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
日焉亦札則無力政無財賦則收地守地職不均地
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周禮

三代役法莫詳於周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吏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愛此鄉役也然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較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幼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起役故其事力也相稱而其爲役也適平而又軫念國中之民與夫貴賢能勞老疾之人及其新甿則無征役鹵札則無力政而族師一職又聯其比伍閭族使之相保相愛此皆先王役民之義而存仁民之心者也嗚呼民之生於斯時者亦幸矣 朱 冀

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億公修洋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典廢之大事爲国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

重矣 胡傳

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勞逸不均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顧役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差役如故故轉而爲差役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 朱翼

國初徭役之法十歲一輪下戶爲役其人上戶爲徵其直蓋參差役顧役而參行之也今諸上供之需取辦於嘗賦之外者有里甲公賣又有雜役之均徭水陸之衝又有郵傳之役歲役於民者其納有四而其日不可勝窮今摠而混一之曰條鞭夫隸一邑之丁田而通計之猶胥不能隱射便一綜一邑之士紳而嘗籍記之不得重胥優復便二摠揭爲嘗數而役點不得欺詒其田畯便三然舉十歲之役而役之每歲并三時之征而征之一時非用一綫二意也害一徵入用重法散直用輕等漁人私囊民爲白役害二士

產賤售將銀完官農且日病害三賤直而物差及肆
貿責之里胥害四（經制考）
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
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
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
役其力不役則出其日之庸此三者農
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調
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

役者當吊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
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及後世變法爲兩稅以至
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
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子有大興築
有大漕運則當患無以爲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
憲繇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
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
爲農者當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當兼

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法而調以助農夫養武脩之士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行農夫之田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蘇子

絲民政策略

唐制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二尺謂之庸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稅以耆老弓手壯丁追捕盜賊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揺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臣按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

顧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無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皇明館課

徭役之弊有四何也太原上下不過一兩而平陽等府遂有至三四兩者大要參差游移其弊一也賦從田科尚多富民徭從丁科雖家担石者恒不無焉有祖父業封其子孫流爲乞丐不以蠲減者其弊二也兵荒之地惟正之供議蠲議緩而徭銀不聞蠲緩也且賦多逋額而工食等項偏有預支其弊三也地方當兵火之餘生無消息死爲塵沙殘封斷壟之間有祗存寡婦孤兒者甚有丁滅戶絕者有可猶乎生者以輸死者之徭則一二寡婦孤兒不展轉溝壑必流徙也可怜徧地之枯骨猶是蒲紙之徧氓其弊四也役之可輕既如彼而徭之屬又若此秦疏選

存留之設大抵驛路協濟衙役工食以及修理公廳諸務聞自抽扣裁汰之議則乃始有人起解欵餉者然今不過十之一二其餘皆本地方支銷者也大者

無過祭祀宴享賓與廩祿小者不可勝數卽以工食一項言之其寔寔仰給糊口不過鋪兵燈火等夫窮役耳他如吏書皂快皆非貧窶平日朘民之髓奈之何復敲民之骨以奉之卽暫停一年嘗自豐亨爲民父母猶宜恭先儉約以敦羔羊素絲之節況蒲地干戈觸目仳儡經其地者應食不下咽而尚忍厲民以自養耶此爲徭銀可輕之大略也 臺諫奏疏

呂氏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顧役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爲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爲之事無所歉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也官物陷失勒之出官官網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于差之法矣至顧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在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寬剩之數散而不斂則樂于顧之設耳因其利

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臣竊以謂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懸而已、實相資以爲用也

今差役之法、有所謂里長甲首老人者、卽宋里正戶長着長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卽宋弓手壯丁也、有所謂皂隸禁子者、卽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所謂稱子鋪戶者、卽宋人揀揩也、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解戶者、卽宋人衙前也、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惟難、此二役者、必雖家道殷實、有行止者克之、若夫皂隸解京者、于民間應役人戶、要、今後各府州縣簽皂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直驗門守跟隨者、皆可用、顧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爲切選其馴謹強健耐勞者、以專供監獄守庫之役、其餘跟隨導從者、每戶俾其出銀三分、以顧人代、歲前類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顧、凡與顧工之直須于按日、當蒲之後、則彼不至逃負、如此、則農夫遂耕獲

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
一舉而三得也、今當事者、何不亟亟及被兵地方、本
年徭銀全蠲一年其餘各省亦宜量蠲一半、至蠲過
戶口若干、數目若干、令巡按御史各造一册、進呈、
皇上一披覽、間將小民流離顛連之狀、萬里如在階
前者、便是流民、無異鄭俠之繪矣、愚非不知薄賦輕
徭、并行之、其惠更大、然終日言薄賦、而賦卒不能薄、
何如一言輕徭而徭便可輕、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
康、是籍尚可裁也、

經世宏詞

愚聞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矣若夫理道乖方版籍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斂寃漸興傾覆不悟可不戒之哉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家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爲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猶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

良農安所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滅否順逆可得而知矣

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于國版夫家脫于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奸心競生僞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罷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興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也　徐幹中論

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寡司民恤孤終司商恤名姓司徒恤旅司寇恤姦故民數牧恤職工恤革墝恤入廩恤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　國語

唐開元八百九十一萬三千戶天寶九百六萬七千戶元和時僅二百四十七萬三千戶較天寶初失其三者

何也。繇安史之亂。暨租程异皇甫鎛之聚斂耗之也。宋太祖開寶中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至仁宗嘉佑間。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較開寶中倍其四者何也。繇太宗之體養。眞宗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算之所蠲也。

古帝王之世。天運主於西北。故其民莫盛於西北。禹分天下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九州。淮漢以東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後世天運至於東南。故其民莫盛於東南。元始當天下十一。建安當天下十二。大康當天下十三。開元當天下十四。元豐當天下十五。古今之所著論。蓋有繇然矣。今國家適當全盛而 列聖世爲滋養。諸司職掌。人戶一千六十口。丁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較之三代。於斯盛矣。然以地計之。則南極珠崖。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洮河。過於三代盛遠。何土地之有餘。而生民之不及邪。

比來滋育已久戶口不加萬曆六年會計戶一千六
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
百五十六漢唐皆繇寡而繁我　朝何獨不然與羣
書備考

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
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也漢末天下殫殘而
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帆海絕
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義不
妄虜獲亦扳壟上家屬以還漢中蓋屬之亡也爲戶
二十四萬吳之亾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
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
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蓋有民必使之闢地
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
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
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慳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
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

民嘗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博取攘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詖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之繁實地著克蒲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

大宋奏議選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之丁甲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除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

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之十戶。各曰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皆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揔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係于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之戶部。而省府州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符定格式。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及田塘山地蓄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產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之者。糧百十戶內。遴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其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口自占以寔。故阻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洒詭寄者罷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牒有田者。其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遠里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

册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算訖。類編塡圖。署銜名上之府。提調正官于所屬州縣文册。躬親磨算訖。類編塡圖。署銜名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部於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簡暴蠹絕。蓋愼重至此矣。

戶有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轂尉。有力士。有舖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壻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唯軍匠有清勾。以異藉爲規避。禁不聽。其土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蓋倣近世公田官田准。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銀二錢五分寬之。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

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倣昔口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租二等。徵以夏日夏稅。秋日秋糧。夏稅。農桑絲也。以租桑者農而蠶事始成。而折色以米值爲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與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

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計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志。逾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爲差

蠲恤賦徭未議 二二日賦二日徭賦取之田畝

愚按 鄭大郁

朝廷取民之制有二每地派糧幾斗畫之升合抄撮以供起解徭取之戶口每丁徵銀幾兩幾錢畫之分釐縷忽以供存留夫以版籍覈天下之甲丁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國家之定制也而因時變通之道亦存乎其中故

糧長之役

高皇帝以爲有司細民之所共便而其制必至韓雍而始善均徭之立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揀揩衙前之名以求盡其法而終不免相稽册籍覈人戶之弊則無若專以丁産爲宗不論里而惠及於單下葢作法有一定之制而行法無一定之人所望聖哲賢良隨時明察而防其流激者重矣雖然民數之多寡係于賦徭之輕重葢田賦之需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蕃民生者惟減賦可也昔李翺有言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賦之得財更多矣非知本歟丁戶之徭重則人將脫逃以避役欲增戶口者唯輕徭可也而馬端臨有言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矣非通論歟我

國家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核其盈縮登其數于留守副其册于戶部進其總于

朝宁制非不密矣然而飛詭虛懸致使匿糧富者
饕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田之稅況當此東掃西
征三空四盡之日調兵徵餉半天下不至於驅
民以為亂不已矣為今日計莫若厘券以稽產
富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貧而丁多者准糧下
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責里甲以代輸產亡
則覈業主以入甲夫然後嚴取寄洒之奸豪曲
招流移之窮餒庶幾實數可攷國無苛役自無
漏民矣保民者可不加之意乎

賦徭攷經國雄略卷之二十二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吳蘭芳斯反 參閱

賦徭攷

愚聞天下之事。思其患而預防之。則業可久。因其弊而改作之。則功易成。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貯天下之册於後湖之中洲。既立法以爲之防。復設官以司其事。炊爨有禁火

賦徭攷經國雄略卷之二十二終

燭有禁。湖水注放。舟楫往來者有禁。

列聖相承綜之理之其法寖備。維持防範。至精且嚴。

誠億萬世不易之良規也。故百餘年來。各處冊籍

類多。散逸廢缺。而後湖之冊獨全。是豈非

聖祖 神宗英謀睿筭之所及乎。然 懿法之行。千

載無弊而隨事補葺。則因乎時。苟事有碍於冊籍

者坐視而不加之意焉。恐未免因循玩愒而非仰

遵 成憲之意也。版籍其可不商確之者乎

民數考略

愚按黃冊所載至爲浩繁。其大要則天下之人丁事產而已。人丁即人丁即前代之戶口事產即前代之田賦然不稽諸古無以見今日之盛也故竊採經傳所錄者輯爲此篇而今之人丁事產則詳備其數而別爲二條焉蓋見于古者其事略故合而爲一行乎今者其事悉故分而爲二理固然也

禹平水土爲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青州厥土白墳。厥田上下。

厥賦中上徐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上〔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荆州〕厥土惟埴垆厥田惟上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塗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九州志

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二國周公相成王。制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周禮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較民之衆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府司會冢宰貳之。以制邦用。司民。主民數者。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籍也。辨其國中。王國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除也。下也。其死生。每歲有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除之。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二之以贊王治。周禮

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此西漢戶口田賦極盛之數。

東漢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田畝。據質帝本初元年數。○此東漢戶口田賦極盛之數。又按三國與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五十萬。昔人以爲樂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理固然也。此東漢極盛之數也。兩漢版籍志。

晉平吳之後。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晉之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者皆難稽據。今以其極盛者計之。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戶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纔六百萬而已。

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十有奇。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此隋極盛之數。

唐制凡丁附於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天寶十三載。戶九百

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此唐戶口田賦極盛之數。

宋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自唐末四方兵起十籍亡失故戶口稅賦莫得周知至是始命復造焉。元豐間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田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此元豐間天下墾田之數。比治平時所增者二十餘萬頃。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得靈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圖。亦半為邊障屯戍之地。墾田未必多。未應倍于中洲之地。然則其故何也。按治平會計録。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蓋祖宗重

擾民未嘗窮。按其數。莫考其寔耳。

崇寧元年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此宋戶口極盛之數。按此則古今戶口無如崇寧大觀之盛。然觀政和間詳定九域圖志而蔡儉何志同言天下戶口之數類多不實。且以河北志同言本所取會天下戶口數類多不實。且以河北三州言之。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九。而口總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戶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欺隱。不待校而知之。乞勅有司申嚴法令。務在覈實。

徐閣中乞參

考戶口　閻中言九州志。在元豐間。主客戶共一千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十一萬。乞燔諸路

應奏戶口歲終再令
提舉司參攷同保則當時版籍缺欠覈實所紀不
足憑矣後湖志

黃册數目

恩按天下黃册之數
國初至今增減不一今特據洪武初年本庫
見在之數與弘治十五年
奏繳之數以備攷云

國初直隸府州縣并十四布政司黃册共計五萬三
千三百九十三本
南直隸府州縣黃册一萬一百五十五本浙江布政
司一萬二千五百零五本四川布政司一千七十一
本廣西布政司四百三十一本江西布政司八千一

十一本。湖廣布政司二千七百三十七本。山東布政司三千八百七十本。陝西布政司二千八百零四本。山西布政司二千一百五十三本。福建布政司三千四百八十二本。廣東布政司一千九百三十九本。河南布政司一千七百五十本。北平布政司二千二百六十四本。雲南布政司二千一百一十九本。貴州布政司二本。

弘治十五年。南北直隸府州縣。并十三布政司。黃册共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南直隸黃册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五本。北直隸三千一百八十本。浙江布政司一萬四百四十四本。江西布政司一萬三百六十九本。湖廣布政司三千一百四十八本。四川布政司一千五百五十五本。廣東布政司三千二百二十本。廣西布政司一千二百零四本。山東布政司五千九百八十八本。山西布政司四千六百九十七本。貴

州布政司一百七十五本。雲南布政司六百四十一本。陝西布政司二千四百六十九本。福建布政司三千五百九十本。

黃冊戶口

愚按大明會典。國初覈實天下戶口。具有定籍。令各務所業。其後休養既久。生齒漸繁。戶籍分合。及流移附屬。并脫漏不報者。多其數。乃減于舊。今以近歲造冊數目。備列于後。以見增減之故云。

國初直隸府州縣并四布政司戶口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總計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

南直隸府州縣。戶一百九十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三。

口一千七十五萬五千九百三十八。
浙江布政司戶二百一十三萬八千二百二十五一
一千四十八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四川布政司。戶二十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口二百
四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八。
廣西布政司戶二十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
四十八萬二千六百七十一。
江西布政司。戶一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口
八百九十八萬二千四百八十一
湖廣布政司。戶七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一。口四百
七十萬二千六百六十。
山東布政司。戶七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口五百
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六。
陝西布政司。戶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口二百
三十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九
山西布政司。戶五十九萬五千四百四十四。口四百

七萬二千一百二十七。
福建布政司。戶八十一萬五千五百二十七口三百
九十一萬六千八百零六。
廣東布政司。戶六十七萬五千五百九十九口三百
萬七十九百三十二。
河南布政司。戶三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七口一百
九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二。
北平布政司。戶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二口一百

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五。
雲南布政司。戶五萬九千五百七十六口二十五萬
九千二百七十。
弘治十五年。南北直隸府州。并十三布政司。戶總計
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一百七。
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
南直隸戶。一百九十萬九千二百二十七口一千一
十七萬九千二百五十二。

觀社

北直隸戶四十二萬七千一百四十四。口四百二十
萬五千三百四十七。
浙江布政司。戶十百五十萬一千三百四。口五百二
十七萬七千八百六十二
四川布政司。戶二十五萬七千三百五十七。口二百
六十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一。
廣西布政司戶一十八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口一百
萬五千四十三。

江西布政司。戶一百三十八萬五千一百三十八。口
六百八十九萬五千二百九十三。
湖廣布政司。戶五十一萬七千六百七十四。口四百
一十七萬三千二百八十五。
山東布政司。戶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五十七。口七百
陝西布政司。戶三十六萬二千五十一。口三百九十
三萬四千一百七十六。

山西布政司戶五十八萬八千九百六十二口四百
八十七萬九百六十五
福建布政司戶五十萬八千六百四十九口二百六
萬二千六百八十三
廣東布政司戶四十七萬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一百
八十五萬八千二百五十七
河南布政司戶五十五萬九百七十三口四百九十
八萬九千三百二十

雲南布政司戶一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口一百
四十一萬九十四
貴州布政司戶四萬三千三百五十四口二十六萬
四千七百九十八

黃冊事產

說見戶口條下

國初直隸府州縣并十四布政司田土總計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畝夏稅麥四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

南直隸府州縣田土計一百五十六萬六千三百七十四頃五十二畝夏稅麥九十六萬九千六十一石

秋糧米六百二十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九石。
浙江布政司田土。計五十一萬七千五十一頃。五十一畝。夏稅麥八萬五千五百二十石。秋糧米二百六十六萬七千二百七石。
四川布政司田土。計一十一萬二千三十二頃。五十六畝。夏稅麥三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石。秋糧米七十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八石。
廣西布政司田土。計一十萬二千四百三頃。九十畝。夏稅麥一千八百六十九石。秋糧米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五十五石。
江西布政司田土。計四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六頃。一畝。夏稅麥七萬九千五十五石。秋糧米二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七十五畝。夏稅麥一十二萬八千七百六十六石。
湖廣布政司田土。計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七十五畝。夏稅麥一十二萬八千七百六十六石。秋糧米二百三十二萬三千六百七十石。

山東布政司田土。計七十二萬四千三十五頃。六十二畝。夏稅麥。七十七萬三千二百九十七石。秋糧米。一百八十萬五千六百二十石。

陝西布政司田土。計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七十五畝。夏稅麥。六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六石。秋糧米。一百二十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八石。

山西布政司田土。計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二頃。四十八畝。零。夏稅麥。七十萬七千三百六十七石。秋糧米。三百九萬三千三百七十石。

福建布政司田土。計一十四萬六千二百五十四頃。六十九畝。夏稅麥。六百六十五石。秋糧米。九十七萬七千四百二十石。

廣東布政司田土。計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頃。五十六畝。夏稅麥。五千三百二十石。秋糧米。一百四萬四千七十八石。

河南布政司田土。計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

九頃。八十二畝零。夏稅麥。五十五萬六千五十九石。
秋糧米。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北平布政司田土。計五十八萬二千四百九十九頃。
五十一畝。夏稅麥。三十五萬三千二百八十石。秋糧
米。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石。
雲南布政司田土。原無數目夏秋麥。一萬八千七百三十
石。秋糧米。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九石。
弘治十五年。南北直隸府州并十三布政司田土。總
計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頃。七十五畝零。夏
稅麥。五百一十八萬四千二百九十六石。九斗四升。
秋糧米。二千四百四十六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石六
斗一升。
南直隸田土。計六十九萬六千七百二十頃。一十二
畝。夏稅麥。一百三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三石。七斗
四升。秋糧米。六百二十三萬六千一百八十三石七
斗五升。

北直隸田土。二十七萬四千三十三頃一畝。夏稅麥。
四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七石九升。秋糧米。一百一
萬七千五百六石六升。
浙江布政司田土。計四十七萬三千八百九十六頃。
夏稅麥。二十五萬四千二百三十八石九斗八升。秋
糧米。二百二十六萬三千三百八十六石三斗八升。
有零。
江西布政司田土。計四十萬二千四百六十五頃。二

十七畝。夏稅麥。八萬七千九百一十二石九斗八升。
秋糧米。二百五十五萬九千七百零五石六斗五升
有零。
湖廣布政司田土。計二十萬九千二十六頃。五十八
畝。夏稅麥。一十三萬九百一十石二斗六升。秋糧米。
二百有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一斗八升。
四川布政司田土。計一十萬七千九百三十六頃。九
十六畝。夏稅麥。五萬五千五百九十二石七斗一升。

秋糧米七十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九斗九升。
山西布政司田土計三十九萬一千五百五十四頃。
四十七畝夏稅麥六十八萬三千二百九十二石三
斗五升秋糧米二百零二萬六千九百二十二石一
斗一升。
山東布政司田土計五十五萬五千八百六十六頃。
六十二畝夏稅麥八十九萬八千六百七十八石八
斗五升秋糧米二百零九萬八千六百九十九石六

斗九升。
陝西布政司田土計二十六萬三千七百一十七頃。
五十四畝夏稅麥七十四萬四千四百四十五石一
斗一升秋糧米一百二十萬五百四十二石八升有
零。
福建布政司田土計一十三萬五千二百五十九頃。
九十二畝夏稅麥八百七十六石八斗秋糧米八十
四萬一千三百五十二石二升。

廣東布政司田土。計二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八頃。
四十九畝。夏稅麥。六千零七石五斗一升。秋糧米。二
百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七石三升。
廣西布政司田土。計九萬二千四百七十三頃四畝。
夏稅麥。三千三百八十石六斗一升。秋糧米。四十三
萬六千九百八十七石八斗八升。
雲南布政司田土。計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九頃。一十
二畝。夏稅麥。三萬四千六十一石八斗八升。秋糧米。
一十萬五千七百七十五石七斗八升。
貴州布政司田土。原無丈量頃畝夏稅麥。二百五十三石四
斗五升。秋糧米。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四石八斗八升
有零。

進冊衙門

愚按大明會典。國初沿元。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爲十二布政使司。永樂十八年。北平布政使司爲直隸。添設貴州雲南交趾三布政使司。宣德十年。交趾裁革。今按後湖黃冊。洪武年間已有雲貴而永樂十八年已後。無所謂交趾冊者。豈此或修之補造而彼則除其籍也與。然天下進冊衙門。自

國初至今。開除不一。今特據近年定數。以便簡閱耳。附録如左。

弘治十五年。各次進冊衙門。總計一千七百三十四。縣一千一。屬府進者。凡一百四十二。州二百三十四。縣一千

一百三十八軍民府一十二宣慰司一十二宣撫司
一十一安撫司二十招討司一長官司合一百六十
有二
南直隸府一十四州一十七縣九十五
北直隸府八州一十七縣一百一十七
山西布政司府三州二十一縣七十五
山東布政司府六州一十五縣九十九
河南布政司府七州一十二縣九十四
陝西布政司府八州二十二縣九十四
浙江布政司府一十一縣七十六
江西布政司府一十三州一縣六十八
湖廣布政司府一十四州一十七縣一百零四宣慰
司二宣撫司四安撫司九長官司二十五
四川布政司府七州一十七縣一百零六軍民府四
宣慰司一宣撫司四安撫司七招討司一長官司二
十七

福建布政司府八州一縣五十三
廣東布政司府十二州七縣六十四
廣西布政司府十一州四十一縣五十三軍民府一
長官司三
雲南布政司府一十四州三十九縣三十四軍民府
七宣慰司八宣撫司三安撫司三長官司凡二十有
五
貴州布政司府八州六縣六宣慰司一安撫司一長
官司凡八十有二

版籍攷錄末議　鄭大郁

愚聞之漢高入關時諸將吏各爭取財物蕭何獨收圖書使知天下民數繇是觀之版籍之係誠重矣哉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藏天下黃冊于後湖至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諸司庶務類多隨駕以北獨

祖宗深謀遠慮灼見如此故都可遷而藏冊之所不

可改不然輦轂之下如順天畿輔眞保河間之
近何爲不之
京師而必之
南都乎恭以後湖之廣周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
岸千尺繇是而庫于其上册于其間誠天造而
地設其爲圖藉萬年之計殆無踰于此故也夫
黃册所載人丁事產二者其經也舊管新收開
除實在四者其緯也事產著田賦輕重之數源

源于禹貢九州厥田九等厥賦亦九等之法也
人丁著戶口登耗之數權輿于周禮三歲大比
獻萬民之數于王之意也然而黃册之田賦鄉
有所分邑有所則殆不止於舉九州而縣言之
則容而詳矣黃册必十年一造民數無三歲之
獻則簡而要矣豈非後出者愈精乎 每於竹
窻之餘時出後湖志而按之攷較諸圖雖千里
河山相逢紙上又未嘗不想像于波光萬頃之

間輒仰羨
祖宗舊制藏畱版籍極善即此一事眞足以見其高
出千古矣其關係於後世豈淺鮮哉茲於聞見
所及彙確編入其所不及俟諸君子

請定天下田賦疏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緣畝秉耒奎體瀝
足辨糧賦納貢稅者乃
皇上託軍國之命脈而寧
社稷之靈長者也故帝王設官置吏本以爲民而
臣部獨稱民部周禮亦謂大司徒須職事以發
萬民可見臣部執掌更在惠養元元使黎庶厭
康海宇又安以成豐豫之象耳

國家頻年兵興以來止憂軍濡幾不暇念民生止責催科幾不暇言撫字古者計什取一而令正額外有雜項有加派殆不止於取二古者用一緩二而今有見征有帶征有預征殆不止用三百姓嗷嗷既已財盡不勝其求而不肖之有司反乘其惑爲明侵爲暗耗以快中飽之私而成兩隔之勢何謂明侵不經題請擅自科斂寅因事增加事止而不復停免者是也何謂暗耗不奉明文私自那移與因事借重事完而不復抵補者是也下日苦追比限納不啻懸矣而追比之所得不盡在上上日苦拖欠考成不啻嚴矣而拖欠之所留不盡在下此之謂中飽死徙流離下日呼疾困而疾困之狀不得以上達施舍賑貸上日言軫恤而軫恤之澤不得以下宪此之謂兩隔

皇上試問火耗有禁矣果無火耗乎私派有禁矣果

無私派乎蠲免有詔矣果皆蠲免乎停緩有旨
矣果皆停緩乎此郎在士紳之倫且有不及知
不敢問者況深山窮谷田夫野老豈能進而與
官府爭錢糧扎較則比較而已添搭則添搭而
已而抑知賣絲糶糴穀年克豪吏之囊朝四暮三
徒墮狙公之計也哉此當有直捷法使易知單
之外不得多取一錢而更有一畫一法使赤曆
簿之上不得多派一文則惟有悉定田賦之額

耳請
勅省直州縣通將法處原額地畝若干租銀若干
今見額若干其比臣額加多者要見何年何月
因何事起例造冊明白報部聽部臣酌酌參詳
除生員年嘗優免外其宅租額計畝定數條糧
若干新餉若干條糧救明惟正之供新餉則遼
土恢復
皇上自嘉與天下休息之自當存其款項而至於官

吏優免不必另立抽扣名色仍當弁不免者一
體派征以防飛洒重貝之弊侯太平後再炤典
制須定訂也酌定之吊具疏題情行令天下州
縣判立看碑監衙門之前將州縣應納租銀數
目曉然與百姓共見之永遠遵守更不增加有
司敢有分外科斂者該撫按訪實特參重處如
此則貪官汚吏無所容其巧而
皇上取民有制之意百姓得沾實惠矣至于禁加耗
禁私派
功令原自森嚴惟在撫按着實施行而蠲免停緩
則
皇上如天之仁更須奉行有法毋第虛文塞責總之
主於杜明侵暗耗之弊而消中飽兩隔之病於
是收拾人心培加元氣本固邦寧端必繇之矣
鄭南安評
有司爲親民之官國脈人心所係今借催科而

恣咆哮之性爲朘削之宜天災人害之於至
也當此而猶然不省何不自念身家乃爾

賦徑放經國雄略卷之二終